

無處不在說「年味」

愛 玲



若問最具「中國範兒」的傳統佳節是哪個？百分之百的國人會異口同聲：「是春節！」有人說：「現在年味越來越淡了」、「年味兒都去哪兒了？」有人還搬出王安石「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和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名句，呼喚大家來尋找、挽回漸行漸遠的年味兒。

於是想起魯迅先生那段經典名言：「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時時發出閃光，接着發出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遠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

的確，燃放煙花爆竹曾是最火爆的年味之一。此外，「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試新衣，二十八貼年畫，二十九買煙酒，年三十吃餃子，年初一磕頭拜大年」之類民諺，也是過去九州大地雷打不動的老常態……正是這些繁忙景象構成了濃濃的年味兒。如今時過境遷，人人衣食無憂，平日裏雞鴨魚肉已是家常便飯，城鄉各地大小超市林林總總琳琅滿目的吃食堆積如山應有盡有，即買即食省時省力，再不必起早貪黑下廚忙碌了，「年味」自然也就淡薄了。

不錯，鋪天蓋地的鞭炮確實增添了節日氣氛，但今天已非人口稀少、環境優良的古代，PM2.5的「十面靈伏」已經夠讓人揪心了，煙花爆竹更大大加劇空氣中的二氧化硫、顆粒物等污染濃度，直令PM2.5騰騰飆升，因製造、運輸和燃放引發的火災和爆炸事故，更年年令110、120和119如臨大敵，使原本全民共慶的團圓節瞬間變成某些家庭天降橫禍的「蒙難日」！去年一月十五日，河南通許縣長智鎖突發煙花爆炸，導致十人罹難、七人致殘。一對新婚三天「回門」的小夫妻途經此處，當場喪命，噩耗傳來雙方父母當場昏死！一位四川籍快遞員，當天上最後一班，兜裏還裝着火車票和裝有給七歲兒子壓歲錢的紅包……

我認識一位癱瘓在床的老太太，每逢年節就將門窗裏裏外外裏得嚴嚴實實，老人說：「一聽見放炮，我就心驚肉跳渾身發顫，我真的害怕過年啊！」原來——老太太碩士畢業的獨生女二十年前除夕夜被一場火災奪去生命——那場火災的元兇正是有人在居民樓裏燃放的爆竹！從這個角度講，「禁放」、「限放」真的是迫在眉睫，我們真該好好反思怎樣「再使風俗淳」了！

懷舊沒有錯，但非要讓身處互聯網時代、生存環境越來越糟的現代人像古人那樣去遵循過時的落後的民俗，實在是天大的愚蠢和不識時務！「與時俱進」適用於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民俗也會隨着時代的進步而變遷。

雖然年俗在變，但中華民族延續千年的文化基因早已薪火相傳活在人民的骨髓中，仔細想想，年味其實並沒有淡去，它就在我們司空見慣的點點滴滴之中！

年味兒無處不在——它就在爹娘依門盼望的灼灼眼神裏，在游子歸心似箭的匆匆腳步裏，在濃香撲鼻的年夜飯和團圓酒裏，在殷殷祝福的微信、視頻拜年聲中，在人頭攢動的古鎮廟會裏，在喜慶喬遷的搬家隊伍中，在飄揚的大紅宮燈和中國結上，在唐人街舞龍舞獅和花車巡遊裏，在書法家揮毫潑墨的張春春聯上，在萬紫千紅的迎春花市裏，在舉家出遊的國際航班和遊輪上……

你問年味在哪裏？與家人一起灑掃庭廚、歡度團圓就是年味，與親朋圍爐暢談、把酒祝福就是年味！年味很靚麗、很甜蜜，它就在天南海北普羅大眾綻放的笑臉上；年味很濃烈、很溫馨，它就在千家萬戶父老鄉親浪漫的心田裏！年味是春風化雨、是生命基因、是蓬勃的DNA——它注定世世代代流淌在炎黃子孫的血脈中！

.....

林徽因的人生亮點

李志遠



針對那些不三不四的社會輿論，林徽因曾一度抱怨說：「真討厭，什麼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沒什麼事可做似的，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呢！」的確，無論當時還是當下，在有些人印象中，林徽因似乎就是個有靈性的美人，以及她與三個男人的感情糾葛。其實，這些，都不過是她個人生活中的小花絮，而她的人生亮點，在於她的真才實學和卓著事功。

事實上，林徽因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傑出女性、著名建築學家和文學家。

據《建築師林徽因》一書披露，林徽因早年與梁思成一起，投身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並一起創建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解放後，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雕飾圖案設計和景泰藍工藝革新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爲了在實踐中獲得建築學的真知，她曾與梁思成一起，翻山越嶺、跋涉萬里，行走十五省二百餘個縣，考測過二百多處古建築。騎毛驢尋訪佛光寺時，儘管她身體羸弱，但依舊爬長梯，登屋頂，勘定年代，揣摩結構，計算尺寸，繪製圖片，拍照歸檔。抗戰時期，顛沛流離，輾轉飄零，「明月照處都是家」。早年的肺病加劇而成為肺結核，卻仍不改其初衷。她在考察日記中記載：「行三公里雨驟至，避山旁小廟中。六時雨止，溝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進，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內。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晚間又爲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大爲痛苦。」從考察中直接發現問題，在過程中研究探索答案，實現了知識的自我求證。因此，她在建築學領域的貢獻，後人難以企及。

林徽因是受雙文化教育長大的，英語對她是一種內在思維和表達方式、一種靈感、一個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個「文化林徽因」。在文學方面，她的著述甚多，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等。代表作有《你是人間四月天》、小說《九十九度中》、《林徽因詩集》。她在詩歌創作上，受到徐志摩的明顯影響，但又有自己的特點。在現代文學史上，自當有她顯赫的一席之地。梁思成曾說：「人家講『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我覺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此言，與其說是開玩笑，毋寧說是感佩衷腸的自然流露。

面對社會公理，林徽因還具有不畏強權、據理力爭的高尚品格。一九五三年，北京市區臨時拆除牌樓，而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已開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負責拆除解釋工作。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發生了面對面的爭論。目睹者陳從周說，「她指着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啞，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仗義執言，置個人利害於度外，不失知識分子本色，堪稱家中豪傑。

說着林徽因的人生亮點，不能不推而廣之想想，對於歷史人物，理當看其主流和亮點，而不能一葉障目，以至本末倒置。如若不然，則有違歷史的「廬山真面目」，有損歷史人物的原本形象，害莫大焉。



二〇一六年聖誕回國出差，順便和幾位老同學見面喝茶，不免聊到故人近況。一位剛從美國回來，今後要任外國資產管理公司的上海分部工作。另一位五年前海歸上海，自己創業，當了大數據分析公司的老總，聲稱「連孫子結婚的錢都賺足了」。第三位十年前隨夫從美國搬到香港。第四位十五年前從普林斯頓博士畢業，當年是家鄉的「海歸典型」，生意做得極大，但近來下落不明，傳說因市政府領導班子更迭失勢了。

最近十年來，內地不光出國留學的人逐年增多，日趨低齡，而且海歸者也有人數不少。

他們回國出於各種原因，爲事業，爲家庭，爲親情。海歸後實際不同，甚至有海歸後「再歸海」的，也是爲事業，爲家庭，爲親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近日公布他們二〇一五年對九百一十八名歸國留學生進行民意測驗的結果。調查發現，其中超過百分之六十八的表示要「再歸海」。他們萌生去意的原因包

.....

.....

.....



出差北京，與幾位朋友小聚。平時同在一座城中住，各有各忙，見面機會寥寥。誰知，千里迢迢從南方來到北方體味清冽冬意的三兩舊友，竟在遙遠他鄉的居酒屋裏聊到深夜，想來也是旅行的魅力所在了。

說到旅行這件事，我想起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畫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一七七四——一八四〇）。他的畫中常見自然風景，有山有水，有霧有海。風景中常常見到人，卻並不位於顯眼或突出的位置。畫中男女，要麼是背影，要麼是側面，往往做了風景的陪襯，再不是古典油畫中風景陪襯人的慣常風格。

這樣的構圖和筆法，讓我想起中國古代的山水圖卷。古代畫家的山水作品中，人通常也是小小的，要麼坐在船上，周遭是廣闊迷蒙的水面，要麼站在山腳，仰頭看高聳綿延的群山。畫中人的表情和神態通常看不清楚，只見畫家以三兩間筆畫出衣袂翩飛、仰頭閉目的模樣，頗有些「天人合一」的觀感。中國古人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那些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意，在這些山水畫作中，也可以見出一二。

弗里德里希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樣有一番思考。他出生在商人家庭，小時候衣食無憂，故而有機會接觸藝術，並選擇以畫畫爲生。我本以爲在這樣家庭長大的藝術家，會像德

.....

.....

.....

.....

.....

.....

.....

.....

.....

.....

.....

.....

要論拜年的詩詞，當首推明代文徵明的《拜年》：「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拜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遠古。傳說那時候有一個叫「年」的怪獸，頭上有角，長得比駱駝還大，跑起來比風還快，叫起來如獅吼。因為牠生性兇殘，天神就把牠鎖在了深山裏。每年直到臘月三十日晚上，才允許牠出來一次。可這個傢伙只要出來，就跑到村莊裏傷害人畜。後來，人們發現「年」怕火光、怕紅色、怕響動。於是便在除夕晚上點火炬、放鞭炮、敲鑼打鼓。將「年」趕跑後，又高興地相互拜賀，稱之「拜年」。

到了宋代，拜年已經成為迎接新年的一種禮儀。本家要拜，親戚要拜，朋友要拜，上司要拜，同事要拜，街坊也要拜。很多的人，連忙多天，依然拜不過來。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拜年貼」，類似現在的「賀年片」。在上邊寫上送貼者的姓名、地址，以及「新年快樂」、「吉祥如意」之類的祝福語，然後讓下人按照名單挨家去

胡不歸

馮 進

括以下方面：環境污染嚴重，薪酬太低（一般期望月收入在五千到一萬之間），找不到滿意的工作，食品安全沒保障，子女的教育存在嚴重缺陷，買不起房子，難以適應國內的人際關係等。

而且，「再歸海」者有以下共同點：老家在二三線城市或中小城鎮，自費留學，語言能力好，有國外工作的經驗，對外國文化的適應能力強。也就是說，他們選擇再度出國的主要原因自我預期和現實之間落差太大，覺得國外的的工作機遇更多，生活環境更好，教育水準更高。而選擇留在國內的海歸人員也遠比同齡國內畢業生的從政意願、創業比例要高。由此說明，海歸人員一般經濟條件不錯，獨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較強，對工作與專業契合度及生活品質的要求較高。

以上報告其實只展示了冰山一角，對海歸或「海漂」涉及的專業、性別因素未作深入剖析。我的同學中，海歸內地者絕大多數性別爲男。在國外的女同學或自己創業，兩頭跑跑做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或爲國外的公司、學校、機構工作，同樣安居樂業。她們即便回國定

.....

.....

.....

.....

國作曲家孟德爾遜那樣，不知憂愁爲何物，筆下盡是歡愉與活潑。然而，弗里德里希畫中情景，卻每每是蒼涼且憂鬱的。原來，從他七歲至十七歲這十年間，他的母親、兩個姐姐和哥哥相繼去世，接二連三的人生悲劇，對這位德國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他的畫作，不論用色抑或構圖，都是憂鬱的，含蓄克制，不見大開大合的張揚表達。

我第一次見到弗里德里希畫作《霧海上的旅人》，應是在一張古典音樂唱片封面上。曲目記不清了，好像是西貝柳斯或馬勒的交響曲。這兩人的曲目通常是長天闊水的意味，與這張畫的意涵倒是頗爲契合。我們並見不到畫中人的表情，只見他站在山巔，右手拎一根手杖，左腿抵在石山上做攀登狀，像是費了衆多努力終於抵達頂峰一般。我想，這畫作的不俗之處恰在於畫中男子以背面而非正面示人，既增加了觀者對於畫中人表情與眼神的想像，也爲這原本灰黑色調的作品又增添了一些蕭索憂傷的滋味。

弗里德里希的《海員》以及他的成名作《海邊的修道士》同樣都在描摹畫中人面海而立的情形。前者色調明亮些，以黃色和橙色爲主，畫中男女二人相伴望向海天交界處，像是在憧憬未來，呈現出畫家作品中少見的積極意味。相較而言，《海邊的修道士》則落寞得多。一位着黑衣的修道士孤零零立在海旁，不知是在祈禱還是在思考。這或也體現出弗里德里希畫作的神秘感——我們看不清畫中人的臉，也

.....

.....

.....

.....

.....

.....

.....

.....

.....

.....

.....

.....

送。

文徵明雖然才華橫溢，又出身官宦世家，但在科考時屢試不中。一直到五十四歲那年，才經人推薦，到翰林院做了一個職低俸微的小官。可能就是在這個期間，正趕上過年，準備拜年貼累得他腰酸背痛，於是就寫了《拜年》詩一首，以發自己的牢騷。

是啊，說是拜年，可連面都不見。各種各樣的拜貼，已經堆滿了屋子。而自己又不得不隨波逐流，跟着到處投送紙貼。因爲世上的人們，只會嫌你不給他拜年，而不會嫌這樣的禮節空虛。據說，文徵明做了三年的待詔，就辭職不幹了。可能，也與他討厭這種繁禮綢節有關。

搞虛的東西當然不好，但像拜年這種禮節，之所以能在中華民族流傳上千年，說明還是有其重要的價值和作用的。一是傳承了敬老的美德，二是加深了親友的感情，三是活躍了節日的氣氛，四是豐富了民俗的文化，五是交流了各方的資訊，六是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禮」是以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而形成的儀範，也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爲準則。「儀」

居，也多半因另一半是中國人並表達了強烈的海歸意願，所以「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曾有位女同學考慮過海歸，但回內地一考察就改了主意，聲稱：「如果我海歸，那老公就沒了」，似乎對社會風氣表現出極大不信任、不認同。另外，海歸事業成功者不外是電腦、金融、理工專業。從事人文、社科的回內地不說絕無僅有，也是少而又少；其中有些選擇落戶香港、澳門之類的中間地帶。

當然，日子是人過的，各人境況有別，以上案例並不能證明內地不適合所有的女性及人文、社科行業中人生存。但其中資訊暗示：當前中國對某些實用性行業、技術型人才需求更高，追求效率、成果的急功近利傾向明顯。而海歸後搖身一變爲「成功人士」的，一是能適應當地情況，懂得本土遊戲規則，且有敢闖敢拚的勁頭，另外也因他們抓住了時機，善於培養和利用人脈。

海歸還是海漂，說到底是個人選擇，無所謂成敗與對錯。人貴有自知之明，端多大碗，吃多少飯，心中有數就能找到心靈的寧靜。我心安處，就是故鄉。

.....

.....

.....

.....



▲弗里德里希畫作《霧海中的旅人》作者供圖

.....

.....

.....

.....

.....

.....

很難猜到他的所思所想。

晚年中風後，畫家創作時愈發晦澀神秘，悲傷無奈的感覺更甚。有人說，弗里德里希作品中的憂鬱和無奈不單是他個人經歷及性格的體現，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十九世紀上半葉普法爭端頻發時，彌散在整個社會中的愁悶乃至消極意味。這或許也能解釋出爲何畫家在去世之後，迅速被人遺忘，直到一百年後的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才重又被人關注的原因所在。

都說「時勢造英雄」，時代對於畫家的影響亦不容小覷。弗里德里希敏銳捕捉到彼時憂鬱且摻雜些許無奈的時代特質，有意或無意地在畫中暗示這種灰蒙蒙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對於生活在一百年後的二戰前夕的歐洲人來說，也並不陌生。活躍在一九三〇年代前後、感慨時代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藝術家，常以這位畫壇前輩的作品爲靈感來源，也就不足爲怪了。

每每看到弗里德里希的畫，我總想到屈原在《離騷》中說過的那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浪漫派油畫中，在千百年前的中國古人筆下，竟能找到相似的無助以及欲言又止的彷徨，這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霧海中的旅人，汨羅江畔的詩人，畫家弗里德里希，乃至看畫的你我，誰不是生之羈途中踽踽獨行的旅人呢？

.....

.....

.....

.....

是按程式進行的禮節，通過態度和動作，表示對他人的尊敬和祝賀。「禮」和「儀」是一個有機的組合體。無「儀」不成「禮」，無「禮」「儀」作空。所以很多的「禮」，都必須借助「儀」這個平台和形式，來實現尊重和恭敬的作用。「信而禮之」、「禮賢下士」、「頂禮膜拜」、「色愈恭，禮愈至」等道德規範和人生亮節，都是由「禮」和「儀」共同來完成的。

按照傳統的拜年民俗，大多是初一拜本家、初二拜岳家、初三以後拜姑母姨母舅父家。總體的原則，是拜長者，拜親者。當然也總有一些人，爲了某種個人利益，把給有權者和有錢者拜年，當做自己的重頭戲。但如果只認權錢而不認尊長和親情，肯定會被人恥笑。

拜年的方式，也要有講究。對於家族和親友中的那些長輩，無論多忙，都得拿着禮物，登門去拜。即便是一般的朋友，也得年到禮到。這個禮不是禮物，而是禮節性的問候。比如通過電話、微信、短信、郵箱等，問一聲過年好，說幾句祝福語，既可以相互慰藉和鼓勵，又可以保持友情的溫度。

過年是一項重大的民俗活動，也是一次重要的感情交流。而其中很多的情誼和樂趣，都要通過程式和禮儀而產生。有禮爲重，行儀爲重。正如文徵明所言，「世情嫌簡不嫌虛」。不該簡的不能簡，需要虛的還要虛。